

艺海春秋叢書

YIHAICHUNQIU CONGSHU



姚璇秋

林淳钧 许实铭著



CONGSHU
湖南人民出版社

●董维贤主编

林淳钧 许实铭著

姚璇秋



中国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姚 琦 秋

林淳钧 许实铭著

责任编辑：彭复光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1,000 印张：5.875 印数：1 —— 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41 定价：0.91元



姚璇秋像



《扫窗会》中饰王金真(1957年)



《薛郎洲》中饰陈璧娘(1959年)



在梅兰芳家里作客(1959年)

编 者 的 话

在我国当代戏曲史上，出现了一批卓越的表演艺术家。他们惊人的技艺、出众的才华、顽强的进取精神，在中外剧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一不是经历千辛万苦、长期磨砺的结果。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也因为他们勤劳耕耘而繁花似锦、溢彩流光。

这批艺术家们不仅艺术上功绩辉煌，其精神世界也堪称楷模。他们热爱人民、热爱伟大祖国，他们谦虚谨慎、诚恳待人、团结同行、虚怀若谷，有的还是我们党坚强无畏的英勇斗士。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交相辉映，使他们的形象益发光彩夺目。

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艺海春秋丛书》，以戏曲艺术家名字为题、以传记文学为形式记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。除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外，还特意选录了他们生活方面的故事和轶闻，以期真实丰满地再现艺术家们的形象。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。

DB40/39

为保护作者权益，凡未经作者同意，将其所著内容改编成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者，本丛书编者和出版者将予以干预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跨进了艺术门槛

- 一、火柴厂的女童工 (1)
- 二、义务“广播友” (5)
- 三、穿着木屐入戏班 (8)
- 四、名师执教 (13)
- 五、闪烁的新星 (17)

第二章 一曲潮音动京华

- 一、初晤梅兰芳 (21)
- 二、女演员们的挑战 (24)
- 三、进入省剧团 (26)
- 四、出乎意料的成功 (31)
- 五、北京正式公演 (35)
- 六、六次见到周总理 (37)
- 七、听叶帅讲“三国” (41)
- 八、在何香凝、郭沫若家里作客 (43)
- 九、蔡楚生独爱《苏六娘》 (45)
- 十、田汉赋诗 (48)
- 十一、新华社记者的评论 (50)

十二、“红豆花开”.....(52)

第三章 博采百花酿甜蜜

- 一、梅兰芳的教诲.....(55)
- 二、听盖叫天说戏理.....(59)
- 三、田汉的话.....(62)
- 四、吸收京昆艺术.....(65)
- 五、借鉴王传淞的表演.....(70)
- 六、张继青的启示.....(72)
- 七、诗书画中有蜜香.....(74)

第四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

- 一、一出《扫窗会》十年功.....(80)
- 二、留伞场的风波.....(85)
- 三、五易其稿“砍三刀”.....(91)
- 四、演人不演行.....(96)
- 五、江姐上华蓥山.....(100)
- 六、农村生活的收获.....(106)
- 七、唱腔何以迷人.....(112)

第五章 湄公河畔的艺术使者

- 一、难忘的港九演出.....(119)
- 二、柬埔寨王宫授勋.....(125)
- 三、“柬埔寨人民欢迎你”.....(129)
- 四、漫游吴哥窟.....(134)

五、“哭”和“笑”.....	(139)
六、王后的“女儿们”	(143)

第六章 满载情谊到南洋

一、泰国皇室和政府的礼遇.....	(149)
二、别开生面的家庭宴会.....	(154)
三、欧阳奇大使.....	(158)
四、金融巨子的关怀.....	(162)
五、戏迷趣事.....	(165)

第七章 幸福的小家庭

一、灯光设计师的性格.....	(171)
二、志同道合的伴侣.....	(173)
三、艺术之家.....	(175)
四、新的追求.....	(176)

后记.....	(179)
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跨进了艺术门槛

一、火柴厂的女童工

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，姚璇秋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。她刚刚来到人间，正在襁褓之中，还未迈开人生的步伐，日寇的铁蹄就踏进了潮汕，姚璇秋全家由城里逃难到乡下。澄海城这时遭到日寇的残暴屠杀，不知多少无辜者倒在血泊之中，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，不知多少美好的家庭妻亡子失、骨肉离散。她有四个姐姐，二个哥哥，她是“尾仔”。“尾仔”理该受到父母的格外溺爱，可是小璇秋生不逢时。原来是书香门第的姚家，在沦陷期间，完全没有收入，经济十分拮据。年迈的父亲，不堪一家九口人的重压，终于撂下担子，骑鹤西去。父亲逝世之后，母亲悲痛不已，环顾子女七人，不禁茫然。丈夫在时，尚且不能负担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况在兵荒马乱之年，怎能

独挑这八口之家的重担？可是这副重担她不挑谁来挑呢？母亲竭尽全力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，但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她终于被重担压倒了。病了几个月，再也起不来，就在父亲去世后的两年，母亲也去世了。

从此，兄弟姐妹七人，便成了孤儿。不久，第二个姐姐也因饥饿和疾病而夭折。家乡的红土不仅过早地掩埋了双亲的白骨，而且连一个不谙世事的姐姐也连带进去了。

小璇秋有一位大姆（大伯母）。大姆也是个苦命人，嫁到姚家才两年就守了寡，膝下无儿无女，对姚家的厄运，她常常扶持。姚璇秋母亲生病在床时，大姆就把这个“尾仔”带到身旁，母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便含泪告诉大姆：“璇秋这孩子命苦，小小年纪就没有爹，我也差不多……你就可怜她吧，能养就养，不能养也就不要拖累……”母亲在人世间最后的愿望，就是把“尾仔”付托给大姆，这是她留给这个在苦难中出世的“尾仔”的最后一分爱。

当时，澄海城里有一姓王的当官人，不知是为了做点善政以博取民心？还是为了积点阴德使来世可享荣华？他在城里办了一个救济院，收容那些无家可归、或者有家可归但缺衣断食的难童，这位慈善家收养的难童，有男有女，并且请来了

两位潮剧教戏先生，对这些难童因材施教，这些难童也就成为不花钱买来的童伶了。再从潮剧班中雇来几位二流三流的花脸、老丑，救济院也就成为可以演出赚钱的业余戏班了。

小璇秋的两个哥哥，一个叫国栋，一个叫国烈。父母去世之后，生活困难，日食难度，也都进了救济院。这就成为姚家兄妹日后与潮剧结下不解之缘的契机。

小璇秋虽然得到了大姆的一点“母爱”，但大姆的生活也十分艰难。为了减轻大姆的负担，五、六岁的小璇秋，逢到甘蔗上市的时节，便提着竹篮，到马路上拾蔗渣，捡回家晒干当柴烧。平时，小璇秋也持着竹篮到菜市拾点青菜，以省几个买菜钱。

兄妹是同胞骨肉，十指相连，哥哥进了救济院，小璇秋也牵挂在心，她上街拾蔗渣，走着走着，常常不由自主地走到救济院去探望哥哥。

“咚咚喳！喳喳！”救济院的锣鼓声，把小璇秋吸引住了。她看着两个哥哥，一个学拉弦，一个做小生，看着看着，她忘了回家，忘了拾蔗渣。

救济院的锣鼓声吸引了小璇秋。可是教戏先生的藤条，却也叫小璇秋心惊脉跳。哪个唱跑了调，哪个拉不准，教戏先生提起藤条就劈头打下去。她看着教戏先生的藤条，为两个哥哥捏着一

把汗。

尽管救济院使姚璇秋担惊受怕，但她还是照样的往救济院跑，既是出于对两个哥哥的担心，也可能是她自己身上的“艺术细胞”与这些锣鼓产生共鸣了。

半饥半饱的生活挨到八、九岁，姚璇秋来到澄海城里一个火柴厂当童工。这是一个手工业式家庭作坊，全都是手工操作。当火柴枝削成以后，需要一枝枝地插到四方形的木夹上，然后拧紧，加热上蜡，上药。姚璇秋当了女童工后，做的是插火柴枝的工作，计件算工钱，但工钱十分微薄，为了争取时间多做一点，她每天早晨去上工时，就从家中带一个生蕃薯去，寄在大灶蒸熟作为午餐。

救济院的锣鼓使姚璇秋对潮剧上了瘾，当童工尽管喝稀粥、咬菜根，她还是迷恋着潮音，她多么渴望进剧场饱一次眼福啊！但衣袋里却总是空空的。

她家所住的地方有个姚厝祠堂，有时也有戏班在那里住宿排戏，姚璇秋一有空就跑到祠堂去，呆呆地在那里站上一、二个钟头。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，想看看这些台上的“公子”、“小姐”在台下的“真面目”。原来，他们都是些十二、三岁的孩子，睡觉时没有蚊帐，满面都是蚊子叮的红斑，整班的

童伶早晨起来，几十个人同一盆水洗脸，为了不使童伶早发育、早变声，班主不准他们洗澡，因此弄得这些台上的“公子”，“小姐”满身污垢，满身虱母。尽管这些小演员肮脏邋遢，姚璇秋还是禁不住要去看他们。旧时，潮剧演戏是要演到天亮的，有些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人，看到十二点左右也就退场了。戏院为了不使这些座位空着，这时候就开始出售“票尾”。用不多的钱，就可以看到天亮。其实到了下半夜两、三点钟的时候，往往才是“戏肉”。姚璇秋就跟着大人去买“票尾”，一直看到天亮。

看完戏回到家里，洗了脸，吃了早餐，带上生蕃薯，就去火柴厂上工。

整夜看戏，使姚璇秋一边插火柴枝，一边打瞌睡。她拼命地拧自己的眼皮，但有时还是坚持不住，一闭眼脸就碰到插满火柴枝的木板夹上去了，这时她才重新醒来，继续插起火柴枝来。

艰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对潮剧的爱好，相反，她对潮剧的感情愈来愈浓厚了。

二、义务“广播友”

别家的孩子七、八岁就入学读书了，而姚璇秋却没有读书的条件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出